

劒

筭

劍筴第七卷標目

端委篇

凡六十四事
三條

櫛劍

劍衛錫

劍帶笏

劍儀

步劍

晉劍

劍履

劍筆

劍禮

劍左

劍捨

盤水加劍

秦劍

魏襄王冢劍

魏安釐王冢劔

廟堂劔

止劔

列劔錫

漢侍中劔

漢尚方劔

季夏兵劔

祠劔未央官

劍奏事

劍扶

不着劍

白虎劍

劍立戶

劍授

閉劍戶

魏侍中不劍

吳景帝墓劔

晉侍中劔

晉劔木

晉亡漢劔

大廟劔

晉皇太子劔儀

玉頭劔

晉脫劔

晉武賁持劔

劔愈

晉給漢劔

劔不鹿盧形

宣武塲劔儀

前劔

詔劔

劔易祭圓丘

奏斷劔

劔無飾

梁劔儀

劔箱

席劔

唐斑劔

開元劔席

解劔讀月令

劍林日

劍送公主葬

冥實君劍

脊冥君劍

勤政樓劍戲

唐皇太子劍儀

唐六品已下無劍

唐職事官有劍不劍

唐散樂劍戲

劍衽

劔筴第七

明甄貞錢希言譚輯

雲間吳爾成訂正

臨川吳之甲授鏐

端委篇

端委而治羸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

筴曰房皇周浹得禮之序其惟聖人乎
故禮雖非威儀之謂也然無威儀則羸
以爲飾禮不可行矣周衰禮廢尉易潰
莓八佾三婦致說君子夫君有君之威
儀臣有臣之威儀北宮文子之對衛侯

諄諄及于上下相固其言可不謂善哉
劔雖繁飾威儀具焉貴賤尊卑非是莫
辨矣前王創制後代變通班朝治軍蒞
官行法罔不由之可以斯須去乎玄戈
玉刃作會相輝綱紀或存品章斯備自
昔元君所以神明其政變民耳目無得
而闕焉塚墓之劔紛如徵鬼徵人亦胡
不信詩曰無摘爾儀以保爾域筴端委

櫪劔

黃帝命邑夷法斗之周旋魁方標直以攜
龍肉爲帝車大輅故曲其輈紹大帝之衛
於是崇牙交旂羽撝爆稍櫪劔華蓋屬車

副乘記里司馬以備道哄

晉志聖人見秋蓬孤轉杓觴旁

建乃作輪輿墨子言黃帝會鬼神于泰山
駕象車六蛟龍記里華蓋之類備見內傳
晉志古今注事始等書昔馬鈞與高堂隆
秦朗爭言指南車二子謂古典無紀鈞云
古有故明帝詔令作之唐服志
云黃帝造車服爲之屏蔽也

命馬師皇

爲牧正臣胘服牛始駕而僕蹕之御全矣

見河圖挺左輔及軒轅本紀黃帝內傳古今注等後志云乘牛駕馬閱覽八極師皇見仙傳及馬經爲帝馬醫嘗醫龍胘見世本

路史

劍衛

武王乃出場于厥軍

場平治社以及宮微且去者宜居者居遷

也及期百夫荷素質之旗于王前

素質白旗前爲

王道

叔振奏拜假

羣臣諸侯應拜假者也則曹叔振奏行也

又

陳常車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王

常車威儀車也
三公夾衛王也
泰顛闕天皆執輕呂以奏

王王入即位于社太卒之左
執王輕呂當門奏太卒屯

兵以衛也
羣臣畢從毛伯鄭奉明水衛叔傅禮

羣臣盡從王而康叔相禮
召公奭賁采師尚人牽牲
賁佐

采事也
尹逸筴曰殷末孫受德迷先成湯

之明侮滅神祇不祀
紂字受德也神祇天地也舉天地則宗廟

已下廢
明暴商邑百姓其彰顯聳于昊天

上帝
言上天五帝皆知紂惡也

武王已乃出復軍其明日除道修社及商

紂宮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騎蔡邕獨斷曰前驅有

九旒雲罕東京賦曰雲罕九旒薛綜曰旒旗名武王弟叔振鐸奉

陳常車周公旦把大鉞畢公把小鉞以夾

武王散宜生太顛閎夭皆執劔以衛武王

既入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右畢從毛叔鄭

奉明水周禮司烜氏以鑑取明水于月

更記

劔帶笏

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伐紂天下是臣殺其
主而下伐其上也吾恐後世之用兵不休
鬪爭不已爲之奈何太公曰甚善王之問
也夫未得獸者唯恐其劒之小也獵禽恐
不能殺已得之唯恐傷肉之多也王若欲
久持之則塞民於兌兌耳曰鼻口也老
子曰塞其兌是也道
全爲無用之事煩擾之教彼皆樂其業供
其情昭昭而道冥冥于是乃去其脅茂而

載之木

習被髮也水鷺鳥解其劍而帶之

笏爲三年之喪令類不蕃高辭卑讓使民

不爭酒肉以通之竿瑟以娛之鬼神以畏

之繁文滋禮以弁其質厚塋久喪以亶

丹

其家含珠鱗施綸組以貧其財深鑿高壘

以盡其力家貧族少慮患者寡以此移風

可以持天下弗失故老子曰化而欲作吾

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也

淮南子
鴻烈解

劔儀

古者天子二十而劓帶劔諸侯三十而冠
帶劔大夫四十而劓帶劔隸人不得冠劔
庶人有事得帶劔無事不得帶劔漢儀諸
臣帶劔至殿階解去晉世始代之木貴者
猶用玉首賤者用蚌金銀玳瑁以爲雕飾

大唐
六典

步劔

劔儀

卷七

端委

五

翠帳堂

天子之弓射人步劒穆天子傳

晉劒

晉文公好惡衣臣下皆衣狴羊之裘以韋

帶劒墨子

楚莊王裾衣博袍裾袂也令行乎天下遂

霸諸侯晉文公大布之衣大布粗布也狴羊

之裘韋以帶劒威立于海內豈必鄒魯之

禮之謂乎鄒孟軻邑魯孔

鴻烈訓

劔履

履者履之不帶也不借草履也以其輕賤
易得故人人自有不假借也漢文帝履不
借以視朝是也易者以木置履下乾腊不
畏泥濕也天子赤舄凡舄色皆象裳也禮
云解履不敢當階就履跪而舉之春申君
客三千皆珠履也漢制功臣閣老四賜曰
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劔履上殿肩輿入宮

淳于髡諫楚王曰若堂上燭滅男女雜坐
履舄交錯臣當此之時一飲一石晏子諫
齊王曰今履賤而踊貴也言齊王好朋
之足微諫之也

馬縞中華古今注

劒筆

簪白筆古珥筆之遺象也腰帶劒珥筆示
君子有文武之備焉

中華古今注

劒禮

進劔者左首

受弓劔者以袂

凡以弓劔苞苴簞笥問人者操以受命如

使之容

並出大戴氏曲禮

劔左

天地之生萬物也以養人故其可失者以養身體□可威皆以爲容服體之所爲興也劔在左刀在右韍在前矧在首劔之在

左青龍象也刀之在右白虎象也四者人之盛飾也通古作今然後能服此也

董子春秋

繁

劔捨

述曰此部別有五儀式第一明脫履者此爲申極敬儀也如此土羣臣朝謁之儀皆在殿廷履屨不脫有時上殿則劔履皆捨此古之法非始今儀

法苑珠林

盤水加劔

冉有問于孔子曰先王制法使刑不上于

大夫上猶加也周官有甸師氏而曰不上于大夫者刑主于治小人不為大夫

也設禮不下于庶人下猶逮也周官以禮俗驅民而曰不下于庶人

者禮以治君子不為庶人設也曲禮曰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然則大

夫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之行事不可以

治于禮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御

其心所以屬之以廉耻之節也故古之大

夫其有坐不廉污穢而退放之者不謂之
不廉污穢而退放則曰簠簋不飾有坐淫
亂男女無別者不謂之淫亂男女無別則
曰帷幕不修也幕一作箔有坐罔上不忠者不
謂之罔上不忠則曰臣節未著有坐罷史
不勝任者罷廢干事軟弱也不謂之罷軟不勝任
則曰下官不職有坐千國之紀者不謂之
千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請不請命也此五者大

夫既自定有罪名矣

誼傳責大臣定有其辜

猶不

斥然以正呼之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所以

愧耻之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

誼傳其在大諸大何之域者域界局謂罪當刑者

聞而譴發

罪聞于上

而譴責發露之也誼傳作聞譴何則是大夫聞上之譴問也

則白冠黿

纓以毛作纓白冠喪服也

盤水加劒

水性平若已有正罪君以平法

治之也加劒當自刎也或曰殺牲以盤水取頸血故示已若此也

造乎闕

君門誼傳造請室

而自請罪耳君不使有司執縛

牽掣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斂

言廢

也自廢而死

君不使人頸戾而加之也

不戾其頸于親

加刀鋸也

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

自裁

裁自刑也

君不使人摔抑而刑殺之也

抑摔

持頭髮按抑之也

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

禮矣以刑不上大夫亦不失其罪者

罪不得成

教使然也凡所謂禮不下于庶人者以庶

人遠其事而不能克禮

遠忽克周也

故不責之

以備禮也冉有免席

免猶避也

曰言則美矣求

未之聞也退而記之

孔子家語

賈誼曰大臣有皐則白冠黿纓盤水加劔造請室而請皐耳如淳曰水性平若已有正罪君以平法治之也加劔當以自刎也或曰殺牲者以盤水取頸血故示若此也

漢書

秦劔

秦簡公六年令吏初帶劔澠洛重泉

地理志重

泉屬馮翊

秦惠公七年百姓初帶劔秦莊襄王

死太子政代立爲秦王九年四月己酉王

冠帶劔旣并天下自號曰皇帝

史記

魏襄王冢劔

魏襄王冢皆以文石爲槨高八尺許廣狹容四十人以手捫槨滑液如新中有石牀石屏風婉然周正不見棺柩明器蹤跡但

牀上有玉唾壺一枚銅劒二枚金玉雜具
皆如新物王取服之哀王冢以鐵灌其上
穿鑿三日乃開有黃氣如霧觸人鼻目皆
辛苦不可入以兵守之七日乃歇初至一
戶無扃鑰石牀方四尺牀上有石几左右
各三石人立侍皆式冠帶劒復入一戶石
扉有關鑰叩開見棺柩黑光照人刀斫不
入燒鋸截之乃漆雜咒革爲棺厚數寸累

積十餘重刀不能開乃止復入一戶亦石
扉關鑰得石牀方七尺石屏風銅帳鑄一
具或在牀上或在地下似是帳縻巧而銅
鑄墮落牀上石枕一枚塵埃肫肫甚高似
是衣服牀左右婦人各二十悉皆立侍或
有執巾櫛鏡鑷之象或有執盤捧食之形
無餘異物但有缺鏡數百枚

西京雜記

魏安釐王冢劔

汲郡發魏安釐王冢得銅劔一枚長三尺五寸或云即干將也

抱朴子

廟堂劔

天子處于郊亭則九卿趨大夫走坐者伏倚者齊當此之時明堂太廟縣冠解劔緩帶而寢非郊亭大而廟堂狹小也至尊居之也天道之貴也非特天子之爲尊也所在而衆仰之

淮南子

止劍

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爲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于

叔孫通進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縣叢

置設綿案

爲習隸書處叢謂以茅剪封地爲纂位春秋傳置茅茷也

塾外習之月

餘通曰上可試觀上旣觀使行禮禮畢復

置法酒無敢譴譁失禮者于是高帝曰吾

乃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拜通奉常賜金

五百斤

史記

列劒

公以下至二千石爲騎吏四人千石以下

至三百石縣長二人皆帶劔持棨戟爲前

列

漢輿
郡志

漢侍中劔

侍中殿下稱制出則叅乘佩璽抱劔

漢官儀

侍中左蟬右貂本秦丞相史往來殿內故
謂之侍中分堂乘輿服物下至褻器虎子
之屬武帝時孔安國爲侍中以其儒者特
聽掌御唾壺朝廷榮之至東京時屬少府

亦無負駕出則一人負傳國璽操斬蛇劍

參乘輿中官俱止禁中

漢官儀

侍中本秦丞相史也使五人往來殿內東
廂奏事故謂之侍中漢西京無負多至數
十人入侍禁中分掌乘輿服物下至褻器
虎子之屬武帝班孔安國爲侍中以其儒
者特聽掌御唾壺朝廷榮之次者爲僕
射漢東京又屬少府猶無負掌侍左右贊

劍筴

卷七

端委

古

翠帳革堂

二百四十六

導衆事顧問應答法駕出則多識者一人
負傳國璽操所白蛇劒參乘餘皆騎在乘

輿車

宋書百官志
南齊禮儀志

漢尚方劒

漢東京太僕屬官有考工令主兵器弓弩
刀鎧之屬成則傳執金吾入武庫及織綬
諸雜工尚方令唯主作御刀綬劒諸玩好
器物而已然則考工令如今尚方尚方令

如今中署矣

宋書百官志

季夏兵劔

孟夏之月其兵戟季夏之月其兵劔注戟有枝象陽氣布也劔有兩刃象無所不生

淮南子

祠劔未央宮

宣帝即位由武帝正統興故立三年尊孝武廟爲世宗行所巡狩郡國皆立廟告祠

世宗廟日有白鶴集後庭以立世宗廟告
祠孝昭寢有雁五色集殿前西河築世宗
廟神光興于殿旁有鳥如白鶴前赤後青
神光又興于房房中如燭狀廣川國世宗
廟殿上有鐘音門戶大開夜有光殿上盡
明上乃下詔赦天下時大將軍霍光輔政
上共巳正南面共讀世宗廟之祀不出明
年正月始幸甘泉郊見泰畤數有美祥修

武帝故事盛車服敬齊祠之禮頗作詩歌
其三月幸河東祠后土有神爵集改元爲
神爵制詔太常夫江海百川之大者也今
闕焉無祠其令祠官以禮爲歲事

言每歲常祠之

也以四時祠江海雒水析爲天下豐年焉

自是五嶽四瀆皆有常禮東嶽泰山於博

中嶽泰室于嵩高南嶽瀟山于瀟

瀟與潛同

西

嶽華山于華陰北嶽常山於上曲陽

上曲陽常

山郡之縣也

河于臨晉

馮翊之縣也臨河西岍

江于江都

廣陵之縣也

淮于平氏

南陽之縣也

濟于臨邑界中

東郡之縣也

皆使者持節侍祠唯泰山與河歲

五祠江水四餘皆一禱而三祠云時南郡

獲白虎獻其皮牙爪上為立祠又呂方士

言為隨侯劔瑱玉瑱璧周康瑱鼎立四祠

于未央宮中

漢志

劔奏事

魏相以文吏爲丞相好武皆令諸侯帶劔
奏事有不帶者借劔而後敢入

史記

劔扶

光武崩於南宮太尉趙熹典喪事時經王
莽之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諸王雜止同
席藩國官屬出入宮者與百僚無別熹正
色橫劔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奏遣謁
者將護官屬分止它縣諸王並令就邸唯

得朝哺入臨整禮儀嚴門衛內外肅然後漢書

不着劔

丞相薛宣奏漢興以來深考古義推萬變之備於是制宣室出入之儀正輕重之爵故司馬殿省闕至五六里周衛擊刀竟門白近臣侍側尚不得着劔以防未然也陛下聖德純備海內晏然此國家之明制必

前後備虎賁云云

漢名臣奏

白虎劔

武冠俗謂之大冠環纓無蕤以青絲爲緄

加雙鶚尾豎左右爲鶚劔云

莊子云纓胡之纓武士之

服是也

五官左右虎賁羽林五中郎將羽林

左右監皆冠鶚冠紗縠單衣虎賁將虎文
綉白虎文佩刀虎賁武騎皆鶚冠虎文單
衣襄邑歲獻織成虎文云鶚者勇雉也其

鬪對一死乃止故趙武靈王以表武士焉
後漢書

劒立戶

凡救日食皆著赤幘以助陽也日將食天子素服避正殿内外嚴日有變伐鼓聞音侍臣著赤幘帶劒入侍三臺令史已下皆持劒立其戶前衛尉卿驅馳繞宮察巡守備周而復始日復常乃皆罷之

決疑要注

劔授

請太子即皇帝位皇后爲太后奏可羣臣
皆出吉服入會如儀太尉升自阼階當樞
御座北面稽首讀策畢以傳國玉璽綬東
面跪授皇太子即皇帝位中黃門掌兵以
玉具隋侯珠斬蛇璫劔授太尉告令羣臣
羣臣皆伏稱萬歲或大赦天下遣使者詔
皆城門宮門罷屯衛兵群臣百官罷入

後漢

閉劔戶

天子即位明年將大作匠營陵地用地七頃方中用地一頃深十三丈堂壇高三丈墳高十二丈武帝墳高二十丈明中高一丈七尺四周二丈內梓棺柏黃腸題湊以次百官藏畢其設四通羨門容大車六馬皆藏之內方外陟車石外方先立閉劔戶

戶設夜龍莫邪劍伏弩設伏火已營陵餘地爲西園后陵餘地爲婕妤以下次賜親屬功臣漢書音義曰題頭也湊以頭向內所以爲固也便房藏中便坐也皇覽曰漢家之葬方中百步已穿築爲方城其中開四門四通足放六馬然後錯渾雜物扞漆繒綺金瑱米穀及埋車馬虎豹禽獸發近郡卒徒置將軍尉侯以後宮貴幸者皆守

園陵元帝葬乃不用車馬禽獸等物

漢舊儀

魏侍中不劔

侍中按黃帝時風后爲侍中於周爲常伯之任秦取古名置侍中漢因之秦漢俱無定員以功高者一人爲僕射魏晉以來置四人別加官者則非數掌賓贊威儀大駕出則次直侍中護駕正直侍中負璽陪乘不帶劔餘皆騎從御登殿與散騎常侍對

扶侍中居左常侍居右備切問近對拾遺

補闕

晉志

魏侍中掌儉賁大駕出則次直侍中護駕
正宜侍中負璽陪乘不帶劔皆騎從御登
殿與散騎侍郎對扶帝侍中居左常侍居
右

南齊志

吳景帝墓劔

吳孫休時戍將於廣陵掘諸冢取版以治

城所壞甚多復發一大冢內有重閣戶扇皆樞轉可開閉四周爲徼道通車其高可以乘馬又鑄銅人數十長五尺皆大冠朱衣執劔侍列靈坐皆刻銅人背後石壁言殿中將軍或言侍郎常侍似公侯之冢破其棺棺中有人髮已斑白衣冠鮮明面體如生人棺中雲母厚尺許以白玉壁三十枚藉尸兵人輩共舉出死人以倚冢壁有

一玉長尺許形似冬瓜從死人懷中透出
墮地兩耳及孔鼻中皆有黃金如棗許大

搜神

記

吳景帝時於江陵掘冢取板治城後發一
大冢內有重閣石扉皆樞轉間開四周徼
道通車且廣高可乘馬又鑄銅爲人數十
枚長五尺皆大冠衣執劔列侍靈坐皆刻
銅人背後石壁言殿中將或言侍郎似公

主冢也破其棺棺中有人髻毛斑白鮮明
面體如生人棺中有白玉璧三十枚藉尸
兵人舉出殯人以倚冢壁一玉長一尺似
冬瓜從殯人懷中出隨地兩耳及鼻中有
黃金如棗此等有假物而不朽之也

抱朴子

晉侍中劔

太康四年制依漢故事給九卿朝車駕四
及安車各一乘八年詔諸尚書軍校加侍

中常侍者皆給傳事乘輅車給劔得入殿
省中與侍臣升降相隨

晉書

晉劔木

漢制自天子至千百官無不佩劔其後惟
朝帶劔晉世始代之以木貴者猶用玉首
賤者亦用蚌金銀玳瑁爲雕飾

晉書

漢制自天子至于百官無不佩刀司馬彪
志具有其制漢高祖爲泗水亭長拔劔斬

白蛇雋不疑云劒者君子武備張衡東京
賦紆黃組腰干將然則自人君至士人又
帶劒也自晉代以來始以木劒代刃劒

宋書

晉亡漢劒

乘輿六璽秦制也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
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
漢遵秦不改又有秦始皇藍田玉璽螭獸
紐在六璽之外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

漢高祖佩之後世名曰傳國璽與斬白蛇
劍俱爲乘輿所珽斬白蛇劍至惠帝時武
庫火燒之遂亡及懷帝沒胡傳國璽沒于
劉聰後又沒于石勒及石季龍死胡亂穆
帝即世乃還江南

晉書

太廟劍

晉光熙元年秋七月乙酉朔日有食之太
廟吏賈苞盜太廟靈衣及劍伏誅

晉書

晉皇太子劔儀

皇太子金璽龜鈕朱黃綬四采赤黃縹紺
給五時朝服遠遊冠介幘翠綏佩瑜玉垂
組朱衣絳紗襍皁緣白紗其中衣白曲領
帶劔火珠素首革帶玉鉤燮獸頭鞞囊

晉書

玉頭劔

皇太子儀飾有玉頭劔

東宮舊事

晉脫劔

其大小會祠宗廟朔望五日還朝皆朝服
常還上宮則朱服預上宮正會則於殿下
脫劔舄

晉書

晉武賁持劔

諸公及開府位從公者品秩第一食奉日
五斛太康二年又給絹春百匹秋二百匹
綿二百斤元康元年給菜田十頃騶十人
立夏後不及田者食奉一人置長史一人

秩一千石西東閣祭酒西東曹掾戶倉賊
曹令史屬各一人御屬閣下令史西東曹
倉戶賊曹令史門令史記室省事令史閣
下記室書令史西東曹學事各一人給武
賁二十人持斑劍給朝車駕駟安車黑耳
駕三各一乘

晉書

劍兪

晉改魏昭武舞曰宣武舞傅玄有宣武舞

歌短兵篇劔愈第二其辭曰劔爲經兵其
勢險危疾踰飛電回旋應規武鋒齊聲或
合或離電發星驚若景若差兵法倏象罩
容是儀

宋書

晉給漢劔

晉會稽王給斑劔

漢官儀斑劔以虎皮飾之

三朝史志

斑劔本漢朝服帶劔晉以木代之亦曰象
劔取裝飾斑闌之義鞘以黃質紫斑文金

銅飾紫絲紛錯御刀晉宋以來有之黑鞘
金花銀飾靶厄

劒不鹿盧形

宋孝武帝建元年丞相南郡王義宣二年
離州刺史武昌王渾又有異圖世祖嫌侯
王彊盛欲加減削其年十月己未大司馬
江夏王義恭驃騎大將軍竟陵王誕表改
革諸王車服制度凡九條表在義恭傳上

因諷有司更增廣條目奏曰車服以庸虞
書茂典名器慎假春秋明誠是以尚方所
制禁嚴漢律諸侯竊服雖親必皐自項以
來下僭彌盛器服裝飾樂舞音容通玩王
公達于衆庶上下無辨人志靡一今表之
所陳寔允禮度九條之格猶有未盡謹共
附益凡二十四條聽事不得南向坐施帳
并蕃國官正各不得跣登國殿及夾侍國

師傳令及油戟公主王妃傳令不得朱服
輦不得重杠鄣扇不得雉尾劔不得鹿盧
形槩眊不得孔雀白鷺夾轂隊不得絳襖
平乘誕馬不得過二匹胡伎不得綵衣舞
伎正冬著袿衣不得莊面蔽花正冬會不
得鐔舞杯柈舞長躋伎趺舒丸劔博山伎
緣大橦伎五案伎自非正冬會奏舞曲不

得舞

宋書
禮志

宣武場劔儀

元嘉二十五年閏二月大蒐於宣武場主
胄奉詔列奏申攝克日校獵百官備辦設
行宮殿便坐武帳於幕府山南岡設王公
百官便坐幔省如常儀校獵日平旦正直
侍中嚴上水一刻奏撻一鼓爲一嚴上水
二刻奏撻二鼓爲再嚴殿中侍御史奏開
東中華雲龍門引仗爲小駕鹵簿百官非

校獵之官著朱服集列廣莫門外應還省
者還省留守填街後部從官就位前部從
官依鹵簿先置官先行上水三刻奏搥三
鼓爲三嚴上水四刻奏外辦正次直侍中
散騎常侍給事黃門侍郎軍校劔履進夾
上閣正直侍郎負璽通事令史帶龜印中
書之印上水五刻皇帝出著黑介幘單衣
乘輦正直侍中負璽陪乘不帶劔

宋書
禮志

削劒

宋孝建中武帝欲削弱王侯江夏王義恭
竟陵王誕奏裁王侯車服器用樂舞制度
凡九事上因諷有司奏增廣爲二十四條
聽事不得南向坐劒不得爲鹿盧形內史
相及封內官長止稱下官不得稱臣罷官
則不復追敬詔可

詔劒

太宗明元皇帝永興三年春三月己未詔

侍臣常帶劔

魏書

劔舄祭圓丘

魏和平十四年十一月己未朔帝釋禪祭
于太和廟帝袞冕與祭者朝服旣而帝冠
黑介幘素紗深衣拜山陵而還宮庚申帝
親省齊宮冠服及郊祀俎豆癸亥冬至將
祭圓丘帝袞冕劔舄侍臣朝服辭太和廟

之圓丘升祭柴燎遂祀明堂大合既而還
之太和廟乃入甲子帝袞冕辭太和廟臨
太華殿朝羣官既而帝冠通天絳紗袞臨
饗禮帝感慕樂懸而不作丁卯遷廟陳列
冕服帝躬省之既而帝袞冕辭太和廟之
太廟百官陪從奉臣主于齋車至新廟有
司升神主于太廟諸王侯牧守四海蕃附
各以其職來祭

魏書
禮志

奏斷劍

北魏孝莊皇帝建義元年秋七月辛巳尚

書奏斷百官公給衣冠劍佩綬舄

魏書紀

劍無飾

東魏勃海獻武王高歡雅尚儉素刀劍鞍勒無金玉之飾

梁劍儀

梁制皇太子金璽龜紐朱綬三百首佩瑜

玉帶鹿轡劔火朱首素革帶玉劔獸頭鞶
囊諸王金璽朱綬百六十首佩山玄玉垂
組大帶獸頭鞶腰劔開國公金章佩山玄
玉垂獸頭鞶腰劔自關內侯大司馬大將
軍太尉尚書令僕射侍中散騎常侍通直
常侍員外常侍皆得腰劔舊至尊朝會登
殿中常侍夾御史下輿則服扶左右侍中
參乘則不帶劔

梁書志

劍箱

梁正旦使北使乘車至闕下入端門其門
上層題曰朱明觀次曰應門門下有一大
畫鼓次曰大陽門左有高樓懸一大鐘門
右有朝堂門闢左右亦有二大畫鼓北使
入門擊鐘磬至馬道北懸鐘內道西北立
引其宣城王等數人後入擊磬道東北面
立其鐘懸外東西箱皆有陞臣馬道南近

道東有茹崑崙客道西近道有高句麗百
濟客及其升殿之官三千許人位定梁主
從東堂中出云齋在外宿故不由上閣來
擊鐘鼓乘輿警蹕侍從升東階南面幄內
坐幄是綠油天皂裙甚高用繩係著四柱
憑黑漆曲几坐定梁諸臣從西門入著具
服博山遠遊冠纓末以翠羽眞珠爲飾雙
雙佩帶劒黑舄初入二人在前導引次二

人並行次一人擎牙箱斑劍箱別二十人
具省服從者百餘人至宣城王前數步北
面有重席爲位再拜便次出引王公登獻
玉梁主不爲興魏使李同軌陸操聘梁入
樂遊苑西門內青油幕下梁主備三仗乘
輿從南門入操等東面再拜梁主北入林
光殿未幾引臺使入梁主坐阜帳南面諸
賓及羣官俱坐定遣中書舍人殷靈宣旨

慰勞具有辭荅其中庭設鐘縣及百戲殿
上流杯池中行酒具進梁王者題曰御杯
自餘各題官姓之杯至前者即飲又圖象
舊事令隨流而轉始至訖于坐罷首尾不
絕也

西陽
襍俎

席劔

大臣優禮者皆劔履上殿非侍臣解之蓋
防刃也近代以木未詳所起東齊著令謂

劍夾

卷七

端委

三

畢應書堂

二百四十一

爲象劔言象于劔周武帝時百官燕會並帶刀升座開皇初因襲舊式朝服升殿亦不解焉十二年因蔡徵上事始制凡朝會應登殿座者劔履俱脫其不坐者勅召奏事及須升殿亦就席解劔乃登納言黃門內史令侍郎舍人旣夾侍之官則不脫其劔皆眞刃非假又准晉咸康元年定令故事自天子以下皆衣冠帶劔今天子則玉

具火珠鏢首惟侍臣帶劔上殿自王公以下非殊禮引升殿皆就席解而後升

隋書志

唐斑劔

大駕鹵簿左右衛將軍二人分左右領班

劔儀刀各一人

唐書志

斑劔本漢朝服帶劔也服五色斑闌之義開元禮儀纂漢制朝服帶劔晉代之以木

謂之斑劔宋齊謂之象劔

唐書儀衛志

今儀刀蓋古班劍之類宋晉以來謂之御

刀後魏曰長刀皆施龍鳳環

大唐六典

太宗敗竇建德于虎牢執之王世充乃降

武德四年六月凱旋獻俘于廟加號文皇

爲天策上將賜袞冕金輅雙壁黃金六十

斤前後鼓吹九部之樂班劍四十人

唐書

開元劍席

唐開元禮皇太子元正冬至受宮臣朝賀

宮臣八門詣西階樂作至解劔席後樂止
爲首者就席解劔置于席俛伏興通事舍
人引升階進當皇太子座前東面跪賀俛
伏興通事舍人引降詣席後爲首者跪着
劔伏俛興及會於殿上設不升殿者座席
於東西廊下設解劔席于懸西橫街之南
俱以北爲上

唐書

解劔讀月令

唐制孟春皇帝御明堂讀月令設文官解
劔席于丑陛之左武官于卯階之右皆內
向其日陳小駕皇帝服青紗袍佩蒼玉乘
金輅出宮至于大次刑部郎中以月令置
于案覆以帕侍中奏外辦皇帝御輿入自
青龍門升自寅階即座符璽郎置珪于前
公王以下就位再拜侍中奏讀月令制曰
可刑部再拜解劔俛脫舄取令升自卯階

席南北向跪置令于案立于席後與儀唱
就座刑部郎中讀令每句一絕使言聲可
了讀訖羣官復位四時之孟月及季夏王
王讀五時令于明坐亦如之

唐書

劒抹日

凡抹日蝕皆着赤幘以助陽侍臣皆赤幘

帶劒

唐書

劒送公主葬

唐平陽昭公主薨詔加前後部鼓吹班劔
四十人武賁甲卒以葵太常奏禮婦人無
鼓吹高祖曰鼓吹軍樂也公主親執金鼓
與義兵以輔成大業豈與常婦人比乎

武賁也唐諱虎字
改爲武也唐也

冥冥君劔

皇帝因登緱山望少室尋古靈迹得王晉
之遺墟在永水之側曲欲開石室營壽宮

庀徒方興得古藏焉內有甃瓦長二丈二
尺濶八尺中有古劔一銅碗一瓦器二又
有古五銖錢朱漆片及棖撥之應手灰滅
即具物備容遷定舊壙哀其銘志磨滅姓
位不顯乃錫之名曰冥寔君云

右唐陳子昂撰冥寔

君墳記

杳冥君劔

悠悠洛邑眇眇伊壠屢移寒暑頻經歲年

丹壑幾變陵谷俄遷不覩碑碣空悼風煙
一其時代攸徙寧窮姓氏匪辨□□難分朱
紫翠墳全缺玄扃亦毀久歇火風爰歸塋
水二其靈跡難訪莫知其狀彷彿窆臺依稀
泉帳草積丘壠松高巖嶂乃眷幽途彌增
悲愴三其于彼兆域是生荆棘松劒猶存榆
錢可識覽物流□□□太息欲致禮於營
魂聊寄言于翰墨大唐神功元年丁酉歲

十月一日鳳閣舍人河東薛稷爲文并書

丹

右唐鳳閣舍人薛稷撰杏冥君銘

勤政樓劒戲

唐玄宗在東洛大酺于五鳳樓下命三百里內縣令刺史率其聲樂來赴闕者或詔令較其勝負而賞罰焉每賜宴設酺則上御勤政樓金吾及四軍兵士未明陳仗盛列旗幟皆被黃金甲衣短後繡袍太常陳

樂衛尉張幕後諸蕃酋長就食府縣教坊
大陳山車旱船尋橦走索丸劍角觝戲馬
鬪雞又令宮女數百飾以珠翠衣以錦繡
自帷中出擊雷鼓爲破陣樂太平樂上元
樂貴臣戚里官設看樓夜闌即遣宮女于
樓前歡舞以娛之

唐明皇
雜錄

謹按張衡西京賦中有跳丸劍之揮霍
走索上而相逢則走索丸劍之戲不獨
明皇時自古有之矣○元和中白居易
作新樂府五十篇有立部伎一首立部

伎鼓笛篳篥舞雙劍跳左九嬪臣索綽長
竿太常部伎有等級坐立者坐坐立立
堂上坐部笙歌清堂下立部鼓笛鳴
笙歌一聲衆側耳鼓笛萬曲無人聽

唐皇太子劔儀

開元二十六年肅宗爲皇太子受冊太常
所撰儀注有服絳紗袞之文太子以爲與
人皇帝所稱同上表辭不敢當請有司以
易之上令百官詳議尚書左丞相裴輝卿
太子太師蕭嵩等奏曰謹按衣服令皇太

子具服有遠遊冠三梁加金附蟬九首施珠翠黑介幘纓綬犀簪遵絳紗袞白紗中置皐領襍揆白裙襦方心曲領絳紗蔽膝華帶劒珮綬等謁廟還宮元日冬至相日入朝釋奠則服之其絳紗袞則是冠衣之內一物之數與裙襦劒珮業無別至於貴賤之差尊卑之異則冠爲首飾名制有珠弁珠旒及裳綬章之數多少有別自外不

可事事差異亦有上下通服名制是同禮
重則具服禮輕則從省今以至敬之情有
所不敢衣服不可減省稱謂須更變名望
所撰儀注不以絳紗袞爲稱但稱爲具服
則尊卑有差謙光成德議奏上手勅改爲
朱明服下所司行用焉

宋王溥
唐會要

唐六品已下無劔

舊儀有朝服亦名具服一品已下五品已

上陪祭朝享拜表大事則服之六品已下
唯無劔珮綬又有公服亦名從省服一品
已下五品已上朔望朝謁及見東宮則服
之六品已下無紛顰囊隻珮又九品已上
朔望朝三者十月一日已後二月三十日
已前並服袴褶五品已上著珂傘

唐書

唐職事官有劔不劔

元和十二年六月九日太子少師鄭餘慶

奏內外官合服朝服及祭服者其中五品
多有疑悞此則約職事官今後其職事官
是五品者雖帶六品已下散官即有劔珮
綬其六品已下職事官縱有五品已上散
官並不得服劔珮綬

唐書

唐散樂劔戲

散樂者歷代有之其名不一非部伍之聲
俳優歌舞雜奏摠謂之百戲跳鈴擲劔透

劍筴

陳卷七

雜要

聖

翠福草堂
二六九

梯戲繩緣竿弄腕珠大面撥頭窟礪子及
幻伎激水化魚龍秦王捲衣竿鼠夏育扛
鼎巨象行乳神龜負岳桂剗白雪畫地成
川之類至于斷手足剔腸胃之術自漢安
帝刁伎始入中國其後或有或亡至國初
通西域復有之高宗惡其驚俗勅西域關
津不令入中國其百戲後魏道武明元二
帝增修之每大設於殿前後周武帝保定

初罷之至宣帝復召之作於殿庭晝夜不息隋文時並放遣之煬帝大業二年又摠追集於東都太帝廟教習每歲正月於建國門內廊八里爲戲場百官起棚夾觀昏以繼曉十五日而罷兩都各一親王主之自彈弦吹管以上萬八千人玄宗以其非正聲置教坊於禁以處之若尋常饗會先百其坐立部樂名太常上奏御注其下會

曰先奏坐部伎次奏蹀馬次奏散樂

然後奏部

次第並此當時進止

舊例之內散樂一千人其數各

繫諸州多少輪次隨月當番遇閏月六番人各徵資錢一百六十七文一補之後徐考假輪半外不得妄有破除正觀二十三

年十二月詔諸州散樂太常上者留二百

人餘並放還神龍三年八月敕太常樂鼓

吹散樂音聲人並是諸色供奉及祭祀陳

設嚴警鹵簿等用須有矜恤宜免征鎮雜

科唐會要

劔衽

韋澳字子斐御史周墀節度鄭滑表署幕府會墀入相私謂曰何以教我澳曰願公無權墀愕然澳曰爵賞刑罰人主之柄公無以喜怒行之俾庶官各舉其職則公劔衽廟坐上天下治矣墀用權墀歎曰吾先

海錄

卷十

五

三

居此得無愧乎

傳章澳